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七回 上新墳乍知春色 試畋獵埋卻前骸

五言絕句兩首曰：春情覺暗生，未見春之處。俊眼望春郊，和風飄柳絮。

乍顯芙蓉面，初登射獵場。前骸猶暴露，只待自埋藏。

卻說無礙子發出一個議論道：「將各子女俱遷回寢宮，藝圃所居太監、宮女不必移動，到雙日習武之時，仍到彼處演習，惟將書本、鋪陳、衣飾卷收回來，在寢宮下首兩間內作房，撥周青黛、張其德兩人，在房伺候，仍照大樓下一般鋪設。」無礙子兩下來往其間，凡所行之事，一皆稟命於無礙子。復將上書房小門閉斷，又在寢宮東廂房內，另開一門，以通往來。瑤華因孝服在身，除讀書習武外，他事概請無礙子主張。而無礙子也不推辭，照常經理。

這日無事，令張其德於藝圃大樓上，將先備辦之琴棋書畫、碑帖之類，搬回寢宮。對瑤華同這八個子女道：「你們現俱孝服在身，他事都不能幹，與琴棋書畫四項，於讀書習武之暇，可就各人性之所好，揀習一藝，即可消遣，又可開豁性靈。你們自為擇定了，我好將各件圖譜授與你們習練。」於是各為指揮。

瑤華道：「我先要學琴。」蕉葉道：「我愛學畫。」梨雲道：「我也要學畫。」荷香道：「我愛寫字，也愛學琴。」素蘭道：「我要學棋。」梅影道：「我同郡主學琴。」鬱李道：「我要學棋，也要學畫。」桃紅道：「我要學字，也要學棋。」柳枝道：「我也同鬱李學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各認明，我看荷香筆力較各人來得道勁、碑帖都交與荷香，凡要學習者，與之一同講習。瑤華先要學琴，我這本琴譜付你，自為理會，不懂者來問，轉說與同學者知道。棋且不用閱譜，常言道：棋從圍牆起。閒時只管對局，俟得知死活，再行看譜。畫則非稿不可，有稿一束在此，愛學那一種，只揀那一種學，但不可朝更暮改。俟有所得，再臨第二稿。」遂各遵依，只領各自揣摩去了。無礙子又將子女們所需各項書籍開單，令副史們置備。又思子女們漸漸長大，服滿之後，一切衣飾俱不相稱。細為查檢，應備者一一記出，另開總單，著令史撥人，往江南買辦紗羅綢緞等類。又往汴梁打造時樣釵環首飾，巾幘靴履。各件分派停妥，飭令即行前往照辦。只見使女們手中拿著一張紙片來稟道：「外邊副史來稟：後日是韓夫人忌辰，理應請郡主上新墳掛帛。應辦物件，開有單子，請師父閱定，好預為置備。」無礙子接了單兒看了，說：「照此辦了就是。」使女仍將單兒發出去了。隨後又有來請示道：「師父自然要同去的。還是坐轎坐車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郡主不便步行，只可坐車。我也不必一定坐轎，也備一輛素帷的車兒罷。」當又傳出去了。

隔了一日，已是忌辰，無礙子令張其德吩咐令史，撥副史一名，先往墳頭備辦坐落，以便郡主歇息。又戒瑤華及子女們，不必梳洗，一面趕催早膳畢，即令瑤華易換重服。四小子細麻道袍，孝巾草履。四使女細麻裙衫，單髻長巾。每兩名坐一輛小車。瑤華同無礙子各獨坐一輛，周青黛、張其德坐在瑤華車旁，白於玉、黃金釧坐在無礙子車旁。撥兩名太監前導，管事人等押祭筵及鼓樂人等後隨，派林綠環、花兒羞約束局內人等。派撥定了，都出大殿上，登車起發。

墳頭只離王莊三里多路，瞬息便到，先人坐落暫歇。副史人等，將祭筵楮帛鋪設妥當，然後稟請，無礙子令四婢扶了瑤華，出到墳頭祭奠，鼓樂並作。祭奠後掛了帛，瑤華哀哭半晌，使女們勸止，仍回坐落，歇息了一會，遂各登車而回。

路上見楊柳發青，鶯鶯巧囀，抬頭又見風箏滿天，箏聲唔，真好天氣。又見行人皆擔簦攜，像也是祭掃的。車子將近王莊，無礙子令車停住，即下車來相看莊外地勢，瑤華等亦各下車趨侍。無礙子對瑤華道：「想是已近清明節氣，故路上祭掃者甚多。」瑤華道：「後日就是清明。」無礙子又默想了一回，遂各上車回府。一到寢宮，即喚張其德，傳知令史，於宅溝之外，四圍都要栽種柳樹，離樹一丈周圍，起蓋樓房，離樓房之外，又種一周圍柳樹。著照這個意思，先畫一個圖樣，並估計工料銀兩送核。

令史領命，不兩日間送進估計單來。四圍共該上下樓房一千六百八十間，每間需銀十八兩，並栽種柳樹兩行，總共需銀三萬四千餘兩。遂與瑤華說知，轉令開庫兌出。瑤華意在躊躇，無礙子道：「你不省得，這宗銀子，仍舊歸得回來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不知要這些房屋何用？既造了樓房，如何又歸得轉來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往後年歲不好，此時不趕緊造起，將來要造也難了。我要這些樓房，賃與各佃戶居住，每間每歲房租只取租米二斗，合來不過數百文，窮苦佃戶那有不願的。我們佃戶共有六千餘家，有錢者與可以度日者，自不肯遷移，貧者巴不得依到我們莊上來住。一則莊院不落空，二則適有意外之事，便可作為護衛。你們雖是親王，但不許養兵，找這佃戶訓練熟了，與兵無二，又省兵糧，豈不一舉數得？每間租米每年就多三百餘石，十年之後房是白多的，你道何如？」瑤華聽了心中甚喜，遂令白於玉即刻開庫，兌出銀來，交與無礙子。

一面令使女傳喚令史，領銀購料，擇日興工。令史即來領銀去了。無礙子又對瑤華道：「可點管事兩名，一名齎銀到四川，買小川馬二十匹；一名往陝西，買涼州大馬四十匹，也好習練騎射，約來也得千金以外。明日叫令史撥人趕辦。」瑤華應允。無礙子又說：「四圍倉牆壁單薄，宜周圍再加一道厚厚的磚牆，這要費萬金，便可堅守此莊了。且待樓房造完，再行起工。」

自此無話。到得十月間，樓房已報完工，無礙子率同瑤華，到後樓上一望，王莊不像在曠野之處了。柳樹容易長髮，也將及一人高了，四圍清蔥，與溝水相映，另有一種清雅氣象。一面俟佃戶完租時，大張告示貼出召租，果真日日有佃戶來賃房間。有不是佃戶也來租賃，令史來請示，無礙子道：「我這樓房獨租與佃戶住的，若非佃戶，不必應許。」令史又傳稟進來道：「告示上原有不租與別人的話。那些佃戶道：這些房屋，要住到七八百戶人家，差不多也成個市鎮了，工匠鋪戶俱少不來，他們意欲暫時居住，自願持銀到我們地上造房，開張鋪面，即將屋價扣除地租，也是大家合算得來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然眾人願意，准他們暫租住下，但速令持銀造房，不可誤了我們來賃租的佃戶。」令史答應去了。過了一年，房屋皆已住滿，各鋪戶在樓房之外，又造起平屋，挨著照牆兩邊，各有三四十家，竟成了鎮市。居民竟把王莊兩字，作為地名了，至今尚有人稱呼。

其時兩處馬匹俱已買回，瑤華們雙日又多了一椿功課。白於玉、黃金釧亦隨著子女們學習騎射，卻也利便。有一夜，無礙子從寢宮回到藝圃大樓下，走過廂房，聽見間壁琴聲嘹亮，尚不成聲，不知何人在內習學，遂轉身走到窗櫺內一張，見瑤華同梅影在內和琴弦，都和不上來。無礙子走入房內道：「和琴弦有只『仙翁』，『仙翁』的曲兒嫻熟了，才能和得准。」瑤華道：「就在這裡習這個曲兒，不知怎樣聲音總不似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走開，待我來和。將軫子捻上數把，彈起來覺得音節就和了。」梅影道：「師父所和的，不知捻幾轉才准？弟子們不懂這個緣故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不是這等說究。和之高低，總在自己所定，如一和高了，那六也要跟著都高，那就准了。總以君為主，若是意為高下，就難和准了。這琴理細微，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包括盡的。你們的耳音不熟，蓋由平日不常聽作樂所致，必須聽熟今時之樂，才能嘗入古樂。不知我們莊上宮女內，可有幼時充過女樂的麼？」梅影道：「也有四五個會音樂的。」無礙子對瑤華道：「你明日無事，可挑選出這幾個人來，叫們時時演習。一則以備王爺筵宴之用，二則使你們耳中識得高下音節，學琴又容易些了。」瑤華答應，無礙子又撫了一曲，才回安寢。

這瑤華凡學一藝，無不專心專意。自那晚和琴不上，聽無礙子指教以後，漸能理會其旨。梅影亦然。這日有暇，遵無礙子之教，同白於玉、黃金釧兩個，走入洗浣局裡，見這些宮女在內操作，內有一個年紀稍大的，令白於玉去喚到身邊。瑤華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宮女道：「婢子叫鄒素貞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素貞道：「婢子今年三十五歲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是家生子女麼？」素貞道：「正是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可曉得，現在宮中有幼時曾經充當過女樂的人麼？」鄒素貞道：「有。婢子幼時也曾充過，還有鞠漱芳、張玉蟾、殷碧玉、袁珠兒、夏幽蘭、樊山雪、梅近春，這都是女樂部內出身，後因年紀大了，發出來，充當別項差使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幾個中，音樂那個最好？」素貞道：「那七名本事相仿，婢子曾充過教習，比他們又多會些雜曲本頭。」瑤華道：「很好，師父叫我來查問你們，如有會者，自明日為始，每日都到上書房西首廂間內，演習嫻熟，以備王爺到莊筵宴之用。我仍舊准你做個教習，若果教導得好，我在王爺面前舉薦你，另當個好差使。」素貞連忙跪下叩謝。瑤華又令白於玉去諭知那

七個，方回寢宮。自此王莊好不熱鬧。不知不覺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轉眼之間，瑤華孝服已滿，其年已交十三歲正，前發齊眉、後發披肩之時。身子不長不短，不瘦不肥，大有伊母之身材。其眉目之俏麗，五官之端正，以及皮膚細膩，舉止閒雅，又過於其母。無礙子又令熟讀唐詩，學做詩句。八個子女也教隨同學習。書味貫通，學詩更為容易，半年之間已入格律，又令習學雜作，皆不勞於力。四婢之中，色色也能，惟素蘭、梅影直可與瑤華比肩。鬱李稍次，梨雲又稍次。至梅影更為奇怪，本與瑤華同歲，其身材態度，眉目言笑，以及行動舉止，與之一毫無二。幸虧服色分別，若一樣打扮，竟無從辨別，性格亦甚相近。所以瑤華與梅影，比大眾更為親熱。其四男中，自然數荷香桃紅更好，其餘亦有可觀，卻不如四婢。

其時秋高氣爽，不暖不寒，無礙子道：「你們只躲在家裡騎射，心眼都不曠闊，這樣好天氣，明日可以率領你們去打一回獵，以試各人的技藝若何。」各人聽了，好不喜歡，遂令張其德傳知令史，往營中借帳房，備辦茶點，往南山打獵，將帳房紮在山下，以待休息。張其德傳將出去，令史自去趕辦。又撥副史一名，管事兩名，到那裡伺候。寢宮以內，著沈翠眉、裘素蟾、林綠環、花見羞四名看管約束。宮門上又撥藝圃的四名太監，一同把守。並吩咐令史，備下些銀兩，交副史帶著。安排停妥，遂各寢息。

到第二日，梳洗後，趕著早膳畢，令各人裝束。瑤華同四婢頭上都扎縐紗抹額，帶上翠雲翹。惟瑤華抹額上多插一朵銜珠翠鳳，身上俱穿圍花繡襖。瑤華與四婢，恰好分為五色，腰繫一色月華裙，外罩簇新猩紅一口鍾，腳蹬三寸小戰靴，各係上弓箭、彈弓、標槍，惟瑤華不自佩帶。無礙子頭上也紮抹額，帶蓮花覆髻巾，內穿窄袖素綢緊身襖，下係青綢百筒裙，外罩古香色素綢長領道袍。

無礙子道：「白於玉、黃金釧他倆個的騎射也去得，跟隨著攜帶郡主並我的弓箭槍刀。」二人也即裝束，頭上一樣抹額翠雲翹，身穿粉紅素綢襖，外罩家常素綢衫，下拴白綾百筒裙，腳蹬粉底素緞靴。黃金釧代無礙子背了彈弓、丸袋、標槍；白於玉帶了瑤華的弓彈、三尖兩刃刀。這四男童，各穿一色玫瑰紫素緞鑲邊箭衣，束髮冠、粉底靴、弓箭羽袋，身背長槍，一齊到大殿中上馬出門。

兩邊看的人乍眼，一見疑是天上飛下一隊仙童仙女來。走出大門，即轉過照牆外，只見前面已有八對馬兵，每人背上拴著八尺多高的一面方旗，五色相錯，在前引導。又有一百名牌刀手步兵，在兩旁護衛。這是令史往營中借帳房，武官知是王爺的郡主出獵，特撥這些兵來湊趣。那些看的人，遠遠望去，就像一朵五色的彩雲，往前飛去了。

一霎時，已到山腳下，見帳房邊已有文武地方官先在那裡伺候迎接。瑤華先叫副史前往申謝不安，一直徑到帳房內坐下，當有管事人獻進茶來，白於玉等接著轉送。無礙子又傳與副史去致意：武老爺們且請暫留在此，督率兵丁，與我們擺個圍場。文老爺竟請回衙，休因我們誤了公事。副史領了言語，出去道意。不一會，進來稟道：「各位老爺說，都要在此伺候。因此處是荒山曠野，文官彈壓居民，武弁約束兵丁，都不敢擅離的。其實在的意思，也要看郡主們打獵。」無礙子也知意，只得由他。遂令各人卸去外罩衣服，將裙幅紮起。自己也卸去道袍，紮起裙幅。又令馬牌子於各馬上加上一條肚帶，各拴縛停當，已聽外邊一聲炮響，隨後嗚嗚策策之聲，知道在那裡布圍場了。各人持了器械，遂出帳房，飛身上馬，加鞭縱轡而去。

入得圍場，這些兵丁趕著草裡的飛禽走獸，四下飛奔，這些子女遇走獸即用箭射，遇飛禽即用彈打。那圍場有數里之遙，趕得那些獐麋兔鹿，雉鷲逃避無門，都被標槍箭彈打個發昏。兵丁們隨路擒獲。瑤華遠望見無礙子飛身下馬來，生擒一個活獐，令兵丁用繩拴縛。他心上也欲拿一個，恰好趕出一隻大鹿來，在馬前躍過，刺斜裡逃出場外去了。瑤華不捨，緊緊趕到一個山凹裡，飛身跳下馬來擒住，將馬上一條偏用力割斷，將來拴了，係在馬鞍橋上，回身正要上馬，見有一堆白骨，不知是人是獸，看看不忍，就將三尖兩刃刀，撥松山泥掩埋了，才上馬趕入場來。只見無礙子同著子女們都趕來尋覓。大家見了，各各喜歡。又見馬後拴著一隻活鹿，眾各駭異。瑤華遂將見師父拿了一個活獐，故我也要生拿一個活的。大家誇他好武藝。

無礙子道：「今日圍場，可稱樂甚，天色傍晚了，我們回去，好教這些官兒也早散回。」說罷，一騎當先，出了圍場，眾人俱已隨來。